

## 追念空軍氣象開山鼻祖劉師春舫公

劉廣英

### 楔子

今年初與呂聯隊長相遇時，談及空軍氣象訓練班創班主任劉師春舫的百歲冥誕既將到了，屆時空軍氣象預報與分析季刊將出專刊紀念。哪天接到摧稿電話，才知時光已然飛過，民前四（1908）年七月十八日生於山東平陰的主任已過百年！隨即翻閱所存資料，頓有「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那種磅礴的感覺。

### 一派青山景色幽 前人田地後人收

民國四十二年四月十六日通校十四期畢業典禮，總司令老虎將軍王上將親臨主持畢業典禮，在排隊進入大禮堂途中，看到兩位壯碩的長官一同走在路邊，較矮的一位一看就是總司令，高的一位後來才知道是氣象班主任劉上校衍淮，那是我第一次看見老師。高昂的身影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時距氣象班於四十年六月一日遷入通校已兩年多，由校長到各級主管都對老師的學術成就與對空軍的貢獻極為尊重，另因為老師與老虎將軍曾同任空軍中校，乃成資深教官間時常提及的人。

老師名衍淮，號春舫，其氣象事業起自「中國西北考察團」。在手撰回憶文「我服膺氣象學五十五年（1927—1982）」（劉，1982）一開始就寫下：「民國十六年的春天，我正在國立北京大學讀理預科二年級，...，有一天看到學校中貼出一張布告，說要招考四名學生參加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到蒙古和新疆觀測氣象，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就同一些同學前往報名，經過中英文和物理數學的考試，被錄取的四個人是馬叶謙（物理系四年級），崔鶴峰（測量系畢業），劉衍淮，李憲之（物理系一年級，...）」就是那麼一時的好奇，為氣象界留下了一位大師！至於進空軍則源於一篇發表於上海「東方雜誌」（商務印書館發行）的文章「歐美軍用氣象事業及我國應有之準備」。該文受到時任浙江大學的學界大老竺可楨的重視，並即推薦時任北平師範大學地理系教授，兼教清華大學地理系氣象學的他給空軍。據老師在同一文章中的敘述：「民國二十五年秋應杭州笕橋中央航空學校之邀，到該校接洽任教事業，於十月十六日到差任簡任技正三級教官，向飛行生講解航空氣象學，並兼任該校氣象台台長。」當時受教學生包括第五與第六期飛行生。後因日寇入侵，笕橋發生名震中外的「八一四空戰」，雖創六比零輝煌勝利，但杭州已不能確保幼鷹安心受訓，航校隨即遷至雲南省會昆明。老師說：「到昆明續授飛行生第七期、第八期與第九期飛行生航空氣象學。五月到十月為雲南之季風季，一陣降雨天氣，即停止飛行，改上其他學科，特別是氣象學，每期學生我都為他們上了一百多小時不在預定教育計畫以內的氣象學。航空天氣之外尚授諸生中國天氣、日本天氣等課。當時空官校通信班、偵察班、轟炸班我都為他們上了航空氣象學。」由這段記錄可知當年飛行訓練受天氣影響至鉅，而劉老師的上課能力，以及校方對航空氣象的重視可見一斑。

## 一面東風百萬軍 當年此處定三分

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一日航空委員會測候訓練班成立，劉師以官校氣象台台長受命兼班主任，除續擔任官校十二期飛行生航空氣象學外，亦負責停飛轉訓為測候班第一期專業氣象軍官之培訓事宜。二期起對外招生，直到第五期都在昆明受訓。民國三十三年航空委員會將測候與通信兩個訓練班合併於成都成立空軍通信學校，獨立的氣象訓練方才結束。民國三十六年測候班正名為氣象班。後來氣象班雖然搬遷者再，但在老師於民國四十九年二月調離時空軍氣象班是在空軍官校。有些事也滿有意思；老師自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十六日撐起空軍航校「一片天」到四十九年二月離開，真是進也官校出也官校！

## 一曲高歌一樽酒 一人獨釣一江秋

根據氣象史專家劉昭民整理的資料（劉，1984）可知，劉師在到空軍任教以前分別於北平女師生、上海東方雜誌、北師大、清華大學、北平地學雜誌、地理學報等期刊，以及北平與天津兩地報紙發表論文13篇；加入空軍至四十九年八月一日退伍轉臺灣師範大學任教止，先後發表論文與專書共四十八種；於師大任教起至七十年七月間，共發表大作26種，三者相加，再加上交給我的「我服務氣象學五十五年」一文，恰得四十種之多。但另據劉公衍淮博士七秩華誕紀念冊（1977）中的資料則共有八十一種。由於老師身在空軍，而該紀念冊是老師所親自校勘，應比昭民兄資料正確。更重要的是關於大西北的作品是當年所獨有的重要文獻，為後人留下不少典範。

## 一身轉戰三千里 一劍曾當百萬師

當年西北科學考察團由我國與瑞典科學家組成。我方團長為考古教授徐炳昶，瑞方則是名地理學家斯文赫定博士。老師於隨團的工作大致可分為五段（根據回憶文整理）：

### 一、包頭初試啼聲

民國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騎駱駝到包頭以北的白靈廟設站，四位新手接受觀測訓練，為期約兩個月。七月二十二日考察團啟程西行，劉師與德人馬學爾留站完成當月觀測方急行與大隊人馬會合。雖然自己未提，但事實告訴我們老師的結訓成績一定是最好的。

### 二、福壽山上四月天

考察團一行隊伍龐大，駱駝就有三百多匹。一行先在內蒙古額濟納設站，後到迪化（今烏魯木齊市）東北方天山主峰之一海拔5460公尺之博克達山附近的福山設站，劉老師為觀測員，在寒氣逼人的四月工作一個月。後來進行與迪化天氣的對比分析，所完成的論文刊登於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出版之中國氣象學會氣象雜誌一三卷七期。應是我國第一篇相關分析的氣象文獻。以該項資料為準重新修撰之文章曾於民國六十六年一月在師大地研所地理研究報告第三期刊出。

### 三、主持庫車氣象台

民國十七年五月二十二日老師帶德人華志奉派到包頭設站。站先設於果園中，並於六月

十九日開始觀測。十八年將站移入庫車農業實驗場。任職期間老師曾先後到塔里木河、山中湖盆地、遊牧人的海子多處景區旅行，留下不少地理與氣象一手資料，乃成當時天山地理與氣象最權威的科學家。

### 四、赴德就學

西北考察團所設高山站在完成計畫目標後即行撤銷。劉師下山後已是功成名就，加以考察團全部任務亦將完成，原當返校繼續完成學業，惜當時因蘇俄覬覦東北，藉中東鐵路鬧事，引起戰端，因而一時難以啟程，老師與李憲之乃聯袂赴德升學。他們於民國十九年三月三日離開迪化，於十九日到達柏林，主管考察團氣象工作的郝德博士親自推薦並帶他們去柏林大學註冊選課，關心與期望之殷切令人感動。所謂世有伯樂才有千里馬。老師的經歷正可為能者的借鏡。

### 五、豐收回國

根據前引自撰回憶文知：「我在德國讀書費用的來源，一為國立北平師範大學聘余為研究員，支二年薪金為學費，另一為余護中美庚子款研究補助金一年七五〇元，最後一年又得德國洪博德獎學金一千馬克，...，故回國之初，手頭頗為寬裕。」回國後的一切已如前述，不再多述。

## 一點浩然氣 千里快哉風

我們十五期在東港入伍一年才到官校，那時老師為我們講授氣候學，充分領會到他的博學強記，尤其是對數字的校正，真是巨細靡遺，凡有錯誤一定是一再叮嚀，耐心教導，必須修正到完全無誤方休。當時難免感覺有些小心過度，後來從事氣象工作越久越能體會到哪份實而無誤正是科學的真諦，更是科學人的根本。

民國四十九年二月老師調動前，與老師朝夕相見約半年。那時主任與教官的辦公室就在教室對門，學生吵鬧實所難免，主任的絕招就是開門望一下。十四期畢業後班上只有我們十五期一個班二十人，師生間更為密切，可惜主任因退休在即，反倒與同學較少碰面。那時，我們學生曾聽到當時的總司令陳上將嘉尚曾專程來官校關心對老師的安排，最後老師認為尊法為上，乃調空軍總司令部，隨即退伍轉國立師範大學任教，並創地理研究所。哪份開闊胸懷少有人能及。

## 一樹春風千萬枝 嫩於金色軟於絲

民國六十六年六月空軍與海軍受業員生曾在臺北聚會慶賀老師七十華誕，老師曾許下八十之聚，惜因少不更事者的疏忽，在機車閃過中老師失衡坐地，因傷住院後竟不起。當時真的不能相信一個挫傷竟讓恩師隨鶴升天。

在筆者拙著「氣象掌故」（劉，2000）書中，曾算過一個賬，認為臺灣的氣象教育可以說都源於空軍，而老師又是空軍氣象鼻祖，加上子女捐設的「劉衍淮獎學金」仍由中華民國氣象學會運作中，真與詩句一般「一樹春風千萬枝」。老師，一定是滿懷欣慰的！